

# [奇幻/靈異/愛情]我係一個幫人驅 鬼嘅麥麥送外賣仔

作者: 雨觴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# File 1-文青女鬼

其實好多人一直都不知道呢件事，甚至呢個部門，講起呢件事，我都係由第一日返工先知道，然後就做到宜家。

本來只不過單純想撈份Part-time，點知入到去第一日。由嗰刻開始，我就知道麥記唔係一間快餐店，原來係一間，軀鬼專門店。

「新仔，以後你就係呢度返工，記住出到去咩都唔可以講，呢個係本公司嘅高度秘密，而且係一個作為軀魔外賣仔嘅規則。」我個上司話

乜呢度唔係快餐店呢咩，定係我入錯地方，正常應該就係整下包，去收銀咁！點解會變咗去軀鬼？我自己心裏面有個好大嘅疑問，同時覺得好驚。

「呀師兄呀？唔好玩啦！呢度係麥記啊！玩咩捉鬼啊！？」我問返佢，成身都顫緊。我望住麥記嘅四周圍，感覺到有一陣風喺我身邊走過。我個人嚇一嚇。

然後，嗰個經理，將佢手上個啲帳單，一揮，成地都係啲麥記嘅單。無事啦！唔駛咁驚喎，呢啲你遲啲都會接觸。

講真，我本人好驚鬼，一見到鬼就會覺得好驚，首先係流汗，再驚啲我會暈低，就算係睇鬼片都唔得，事關我細個嗰陣嘅童年陰影。

就係我四歲嗰年，食團年飯，返屋企嗰陣。

我喺搭車途中。

「你係邊個？」我話。

有個黑影喺窗出面，當時我仲未望落去橋下面，我真係唔能夠想像，下面有人跳樓，我眼定定望住下面，血肉模糊，個人成個人凹咗落地面，但我竟然見到嗰個人喺我面前，望住我，我嗰陣時，見到佢之後，發咗燒成兩個禮拜。

估唔到一個見到鬼會死嘅人，

宜家竟然做咗軀魔師。

諗返起，當時人去嘅第一日，莫名其妙我笑咗！我唔能夠想像，宜家嘅我，已經唔再驚鬼魂。每次幫人軀鬼嘅時候，都要幫佢哋完成心願，而每次都好似睇完一本自傳咁，我都習慣咗，次次幫完佢哋之後，就會寫低佢哋嘅故事，呢一個習慣，都唔知係咪一個怪癖。

估唔到一做就做咗咁耐。

我記得有一次特別深刻，係我見過嘅女鬼之中最靚嘅。佢好清純，成個文青咁，着住一身鬆身白色長裙，長長嘅秀髮，講起嘢上嚟仲特色優雅。其他任務通常兩三日就查完，可以收工，但呢次就足足成兩個禮拜，因為我感情用事，鐘意咗佢。

今次比較特別，今次呢單，唔係人叫我哋幫佢，竟然係一隻...鬼。

你好呀！我叫李芷晴，我真係好驚，可唔可以幫我搵返屋企人，我而家無家可歸，隻女鬼話。我心諗，嘩！條女咁索，如果唔係佢死咗，我晨早就溝咗佢。

咁！你記唔記得你生前嘅記憶或者見過邊個？

我咩都唔知，一諗返起，個頭就超痛，但我總係離唔開呢區，九龍區！

咁你生前可能係住喺呢區，你宜家冇地方住？

冇呀！日日都係街度行嚟行去。

其實我發現自己都係埋藏唔到自己心裏面嘅人性，我好想同佢一齊，好想了解佢多啲，甚至好想同佢扑嘢。

我望住佢嘅眼眸，彷彿有啲悲哀，有啲哀愁。

我見到一個咁嘅女仔，我突然有一種好想幫佢嘅感覺，就係佢，我心裏面少少嘅正義感出咗嚟！

所以我就決心咗，要做一位正義嘅軀魔師。

於是，我就開始同呢位文青女，查佢嘅身世之迷。

「啊李小姐，你長期停留嘅地方係邊度？可唔可以帶我去睇睇？」我就問佢。

「唔使咁見外，叫我芷晴就得，但唔知點解，每次嚟到呢度，個頭都會好痛？」

「姐係麥記呢頭？觀塘？」

「其實我並唔知呢度係邊，但係我一開眼，就係呢度，而芷晴呢個名，係因為之前遇到一個見到我嘅人，佢幫我改嘅。佢話因為見到側邊啲芷丁花，而且個天空感覺好靚，所以就係芷晴啦！」

「咁，你記唔記得，佢個名又或者係佢嘅特徵呀？」

「佢係一個男人，着住一件黑色嘅上衣，頭髮係灰銀色，仲好似係有戴眼鏡」

「你真係唔知佢咩名？如果唔係我決定呢幾日，周圍去下呢頭，睇下佢會唔會係呢頭出現。」

「好啦！多謝晒你」佢眼神帶點哀愁，我望住佢，講真我好唔忍心比佢走，因為我發現自己對佢一見鐘情。

於是，我做出咗一個好神聖嘅決定，然而可以話我控制唔到自己嘅人性，我捉住咗佢隻手。

「芷晴，你介唔介意暫時去我屋企暫住」

「你話我？」

「係呀！行啦，我帶你去」

「咁...好啦！」

於是，芷晴就係咁住咗我屋企，就係咁，由呢日開始，我就同咗我女神同居，只係有啲美中不足就係，佢係一隻鬼。

於是，我就帶佢去咗我屋企，樂華南邨

點知佢竟然停低咗，冇行到，但係我見到佢喊緊，佢眼泛淚光咁，好似諗到啲嘢咁。

所以我就問佢，

「你做咩喊呀！？」

「唔知點解，特別傷感，但我明明我自己都唔知點解會喊！」

「可能你生前都係住呢度！又或者有相關嘅人喺度。」

突然，有個黑衣人喺我身邊走過。

因為我覺得佢有啲可疑，而且同之前芷晴講過個人嘅特徵好似，所以我就追過去睇下。

我一路跑住追佢，追到去一條走廊，佢竟然消失咗，跟住我就發現走廊牆上面，有一張memo紙，上面寫住，

[若要知芷晴身世，請致電以下電話11116666]

估唔到連個電話都邪過人，不朽係睇到鬼嘅人。正當我諗緊嗰個人係邊個，芷晴喺我隔離，我真係怯一怯。

「做咩粒聲唔出，跑咗去，我搵咗你好奈啦！」

「唔好意思，我頭先見到可疑人物，顧住追去，忽略咗你，對唔住呀！」

我無同佢講，我有佢電話，因為我唔想佢擔心，又只怪我太感情用事。

「可疑人物？係咪就係...」

佢話口未完，我就同佢講，唔好太過擔心，且家你淨係收心養神，去記返起啲嘢就得，其餘我幫你去查，所以放心交比我啦！」

「咁...好啦」

就係咁，我每日一起身，又或者做完part-time返屋企，屋企都總係多咗一個人，感覺特別唔同，就好似多咗個老婆喺屋企咁。

我知道佢總有日會走，但係我自己又總係沉淪落去。

我決定咗啦！我要搵嗰個黑衣人。

所以我WhatsApp咗佢。

「請問你識唔識芷晴？」

「我唔明你講咩，邊個係芷晴，你又係乜水！」疑似黑衣人說

我心諗，你真唔知定假唔知啊，扮咩嘢呀！咁神秘，做咗虧心事？

我決定騙佢入局。

所以我就份咗芷晴上身。

「你真係唔記得我咩？芷晴呢個名，你改㗎喎，唔好喺鬼面前講大話。」

「你真係芷晴？點解仲唔去投胎，我三番四次叫你快啲去往生，點解你唔去，我都係為你好，只因我愛你，所以忘記我好唔好。」

咩話？我愛你，究竟你同芷晴係咩關係，點解你哋好似好熟咁，唔通你係佢前男友。

「你做咩喺我面前講大話，我之前未問你識唔識佢，係都要我耍手段，先肯講。」

「你...你係邊個，點解你會識佢？你都見到佢？」

其實我並非見到佢，只係入行嗰時，我哋麥記都有秘密法寶去令我哋見到佢。

當中，唔知點解得我嗰件，特別弱智，竟然係，開心樂園餐嘅玩具，仲要係多啦x夢嘅放大鏡，不過都係因為咁，我得到好多女前輩歡心，佢哋叫我小鮮肉啊銘，無錯，我嗰名真係好怪，叫做銘分，我都唔知個名做咩咁地府，不過都唔緊要啦！入返正題先。所以我就決定要扮下見到鬼。

「係...係呀！我見到佢」

「你就係嗰日追住我喺後面嗰條友。」

「係呀！又點呀！」

「你係咪傳說中嘅外賣驅魔師？」

「你點知㗎！」

「今晚十點，樓下見！」

究竟咩事呢？我對於呢件事，我抱住一種探險嘅心態，去應付今次嘅任務，祝我好彩！

一個人可以為一個人去到幾盡，

係因為愛，定係責任？

係窮？定係無聊？

我諗應該係愛。

如果唔係，我又點會冒著生命危險，都要將芷晴嘅身世，查出嚟。

如果唔係，我宜家都唔會身處喺呢度。

我企喺走廊嘅正中間，裏面好昏暗，仲帶點陰森嘅感覺。

然後對面有個人喺度。

冇錯，係佢。

「你，就係嗰個外賣仔？」

「冇...錯」

我感覺到自己手心流緊汗，然後腳在顫抖着，每次當我好驚嘅時候，都係咁，今次亦唔例外。

「點解你要咁樣對芷晴！」我前所未有的咁大聲同人講嘢。

「因為咁，佢先可以投胎轉世，如果唔係佢就註定咗要做地縛靈，永遠都要留喺人間，唔可以重新做人，所以你明唔明，我咁樣都係為佢好！」

我心裏面，有好多個問號，因為我都係初入行，我跟本就唔太知鬼嘅事，投胎轉世，我亦唔係太清楚，我只係諗住，如果比芷晴聽到呢番說話，佢一定好唔開心，我而家淨係想顧及佢感受，因為我覺得，無論係鬼，定係人，都應該得到尊重。

「你唔驚芷晴會傷心？你知唔知你講嘅嘢，真係好hurt人啊！」

「咁，我寧願恨心啲，好過佢漫無目的咁喺人間，起碼呢啲對佢都只不過係一下嘅痛楚，都好過佢一世留喺度，獻世。」

我忽然間覺得佢講嘅話，好有道理，我漸漸都無咗好嬲呢種感覺，但係我好好奇關於佢嘅故事。

「點解，你會同隻鬼，開始呢段咁嘅戀情？」

就係咁，佢開始講述佢哋嘅故事。

我哋嘅故事，可以話，由佢未死之前，我哋就識，嗰時我哋都只係同佢識咗幾秒，佢就死咗喺我面前。我哋只係擦身而過，我過馬路，然後見到佢沖紅燈，最後白色嘅襯衫，染成血紅色，我即刻沖埋去

「小姐！你有事嗎？」我嘅自我機制話我知，我要即刻報警，之後call白車。

但係，我真係好驚要去醫院，因為我有陰陽眼。

所以我並冇跟埋一齊去，因為我怕見到鬼。

但係我都係見到佢，企喺花園，望住紫色嘅芷丁花，喊緊，我於是走過去，

「小姐你未係頭先...」

「你...見到我？」佢喊住問我，眼眸裏帶淚光咁講。

「係！」

「點解全部人都見唔到我，點解我連自己係邊個都唔知，甚至點解我隻手透明咁。我...係咪已經唔生存係世上，我...死了！？」

「係，你有冇咩心願？我陪你去實現，我係一個魔術師，喺我手上無嘢喺冇可能。」

嗰時嘅佢係最靚嘅，佢頭上面嘅長髮，就好似同空氣跳舞，飄逸咁跳動，就係因為呢種魅力，我同佢發生咗關係，

其實我係做電器嘅，幫人整電腦，電話咁，喺先達有舖，間唔中會去小朋友嘅生日會做魔術表演。

有一日我收緊舖，佢嚟陪我看舖，因為舖面太窄，唔小心我轉個身，我哋面對面，我見到佢眼神晃忽，我亦都心跳加速，最後我哋錫咗！

之後，我自己真係接受唔到同隻鬼一齊，我留低咗佢係旺角街頭，之後我真係好後悔，因為我hurt咗佢，我自己好內疚，當我見到屋企全部都差唔多係佢嘅嘢，嗰隻紫色嘅兔仔，係我聖誕節送比佢，佢好中意㗎，次次馴覺都會攞住佢。佢擦牙嗰支牙擦，每日我哋一起身都會一齊擦牙，但可惜一切都已經完啦！

雖然我知道自己好掛住佢，但係我已經唔可以再見到佢，因為佢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，過咗都兩年啦！我而家先見返佢，佢係街度流浪，我就算見到，我其實希望佢可以忘記我，重新投胎做人，佢幸福就夠，我唔想佢咁傷心。

如果有機會我願下世我哋再做情人。

估唔到佢哋嘅故事係咁，就係如此令人感人，又咁快完結，我真係第一次聽，通常都只會係小說先聽到，可惜呢啲機會唔屬於我。

「估唔到成件事係咁，放心啦！我會搞掂㗎啦！」

「芷晴，交比你啦！」

「做咩講到好似嫁女咁！」我笑咗一笑。

「咁，有感情嘛！」

「明白」我拍拍佢膊頭，然後講

「放心交比我，我會做到好好睇睇！」

就係咁，我同呢位人兄...其實佢叫晞聰，我哋做咗時不時出嚟喝酒嘅兄弟。

返到屋企，我估唔到

芷晴竟然坐喺梳化等我返嚟，我嗰刻真係有感動嘅感覺，我從來冇試過，一個女仔可以為咗等我，而等到馴著咗。

不過，我都係要快啲幫佢完心願，咁佢就會投胎。

「做咩馴喺梳化呀？」我拍拍佢膊頭

「你返黎哪！等你呀嘛！」

「咁眼馴，你馴先呀嘛！唔好咁辛苦等我啦！不過你有冇咩心願？」

「我？我希望可以再見一見晞聰，咁我呢一生就無憾啦！」

「咁如果我話，我幫到你呢？」

「真係！？」

「係！我聽日帶你見佢好冇？」

「好呀！」

「咁仲唔快啲馴！」

「收到！銘sir！」佢扮晒警察致敬嗰動作，真係好搞笑！

-有時愛你係我唯一不離開世界嘅原因-

我睡眠惺忪，完全唔知咩事，就係聞到一啲好香嘅太陽蛋味，我走出房門，完來芷晴，一早就整好晒早餐比我，仲要係太陽蛋加腸仔再加多碗公仔麵，真係好賢妻。

「啊銘！今次係我最後一次幫你整早餐啦！因為見完晞聰之後，我就走啦！」佢笑住，但同時又有啲唔捨得。

我有啲唔捨得，同時又希望佢可以重新開始佢嘅第二人生。

「你要幸福啊！同埋記住搵頭好人家投胎啊！知唔知？」

「知道啦！你都要好好生活落去啊！」

食完早餐之後，我就帶佢去見晞聰。

「你要見嘅晞聰呀！」

佢突然熱淚盈腔話，「我真係好掛住你，你去咗邊，點解個日唔出聲走咗去啊！」面上嘅淚水不禁流下來，像大雨傾瀉一樣。

「對唔住，之前咁對你，我以後唔會，我愛你呀！」

好閃，係閃光彈，要戴返副黑超先。

「我都愛你！」佢哋互相擁抱大家，但世界往往就係咁殘忍，兩人係時候分開。

「芷晴！你有事啊嘛！你隻腳做咩變咗半透明嘅？」

「我...我」佢望住自己隻手，再望住晞聰，然後笑咗，但流下咗不捨嘅眼淚，然後就話，

「晞聰！你要好好照顧自己啊，同埋忘記我，搵個比我更值得去愛嘅人，我時晨到，係時候要走啦！」

之後，我地就睇住芷晴慢慢消失，呢件事，令我明白，咁叫錯嘅時間，對嘅人，只怪佢哋係錯嘅平行時空相遇，如果唔係佢哋可能可以做一世情人，我只可以講，真係非常可惜。

## File 2-陳生個女

一切如常，我回到我們在九龍灣的基地，在工廠區的麥記，

「啊銘終於返嚟啦！」在麥記的職員，大我一年嘅姐姐話，佢係一個好高嘅女仔。

「係啊！搞掂啦！」

「咁快」

話說我一開頭都唔覺得有咩問題，但係呢度真係有啲隱蔽，正常人唔會知道有咁嘅地方，正常冇job接，就日日都係咁，幫人落下單，有時炸下薯條，有時啖下雪糕咁，但我哋呢間就特別多外賣，就好似今日咁，大家都好忙，表面上，佢哋都係普通職員同經理，但其實佢哋個個都臥虎藏龍，係好勁嘅驅魔師，而小弟其實連試用期都未過。

「啊銘！有外賣電話呀！幫我接啊！我唔得閒」又係頭先個女仔，佢叫緒希，其實佢之前都係喺我間學校畢業，係我師姐。

「係，嚟啦！」我沖過去接

我拎起電話，深呼吸

「請問有咩幫到你？同埋貴姓啊？」

「陳生，要個豬柳蛋加大，加多個香芋派，唔該。」

係啊！幫我同佢講啲嘢。」

「係咩？」

「呢個係爸爸最後一次幫你啖餐，以後記住要好好睇住自己，爸爸要走啦！無論係咩事都好，你永遠係我最乖嘅女，我會喺你身邊守護住你。」

「啊先生，你係鬼？」

「記住幫我同佢講，趕時間，收線啦！」

「咪住！」

「.....」

佢收咗線，究竟發生咩事！

係彩輝邨？我諗住去問個明白。

我按一按門鐘，然後佢打開門，

「請問係咪陳生落單，你嘅豬柳蛋加大，加多個香芋派，係咪？」

「先生啊！你係咪痴線㗎，我冇啖M記㗎，同埋呢度冇陳生，以後...都唔會有，你走啦，去錯咗，你認錯人。」呢個身穿灰色衫，金毛嘅女仔，應該係陳生個女，佢眼腫腫地，睇嚟喊過嚟。

我壓住對門，

「小姐！等陣，有啲嘢陳生叫我同你講，佢話

呢個係爸爸最後一次幫你啖餐，以後記住要好好睇住自己，爸爸要走啦！無論係咩事都好，你永遠係我最乖嘅女，我會喺你身邊守護住你。呢個係佢講㗎！你係咪陳生個女？」

「唔好意思，你真...係認錯人」佢流下咗一滴眼淚

我覺得佢就係陳生個女，但係佢一定係有啲原因唔講，我真係要再深入了解一下。

有時痛得太深，什麼有關他的事，也想不予理會。

一定有內情，黃銘分唔可以咁易就放棄，我同自己講，於是我決定查落去。

「咁點解你要喊？」我就問

「我冇喊呀！我唔識呢個咁嘅老豆，亦唔應該為佢流一滴眼淚，如果唔係佢，啊媽就唔會比佢搞到變咗植物人，而啊哥就唔會...因為咁而被審終身監禁，因為佢殺咗啊爸。」

其實我真係好驚訝，因為冇諗過咁大件事。

「我諗我可以幫到你，不過講我知究竟發生啲咩事？」

「其實成件事係咁，我記得以前好好㗎，每年我生日嘅時候，我哋一家大細都會去冒險樂園玩，但係自從啊爸佢賭錢賭上引之後，我哋屋企就每況越下，直至有一日，啊爸佢飲醉酒，打啊媽，到咗一日

仲打到啊媽變植物人，於是啊哥擱起上嚟，擺起個水杯，就打到啊爸腦出血，當我返到屋企嘅時候，啊哥擺住個杯，上面沾滿晒血，我當時真係好驚，眼定定望住呀哥，再望下地下，啊爸暈咗喺地下，成頭都係血，而啊媽比人打到周身瘀晒！所以如果唔係佢爛賭，頭家就唔會散，我呢一世都唔會原諒佢。」佢由頭先哀傷嘅眼神，漸漸變得憤怒。

突然我感覺到冇陣風喺我身邊走過，於是我就擺起我個法寶，打開照一照。

陳生佢.....企咗喺我隔離。

「赫死咩！陳生突然走出嚟！」我個心離一離

「你唔係死咗咩！仲咩係到出現！」比陳生個女見到死得！

我犯咗我哋條約嘅第一條，就係不得讓委託靈魂接觸事件當事人，否則當事人會有生命危險。當我諗緊用咩方法解釋，我轉個頭，佢消失咗。

陳生呢？去咗邊度，點解見唔到佢，我左望右望都見唔到佢，佢自動消失咗。

當我回過神，望返去陳小姐度，佢面色好蒼白，面青青，又有精神，慢慢佢暈低咗。

我見到咁，我第一時間打電話call白車，希望佢無時啦！

有時恨的最初，是因為愛得太在乎。

到咗醫院，我真係好擔心佢會有啲咩事，我驚佢有事，咁個時我就死啦，因為規則應驗咗，佢真係有生命危險。

「醫生佢冇咩事呀嘛？」我見醫生出嚟，我就即刻走過去問

「冇咩特別事，佢只係血糖低！所以釣完鹽水就冇事。」嗰位醫生話。

「唔該！」我講完呢句之後，即刻走過去陳小姐度。

我望住佢蒼白嘅樣，眼眉冇放鬆過，眼亦好腫，突然佢流下咗一滴眼淚，然後講咗一句說話，聲線惰懶咁講。

「點解你哋一個二個都離開我身邊，留低我一個人，你哋可唔可以返嚟唔好走呀！」

之後就繼續瞓。

我諗住打返去總部問下，點知當我擺起電話嗰一秒，佢醒咗。

「呢度係邊呀！啊爸啊媽同啊哥呢，佢哋去咗邊，係嗎...連我自己都唔記得，佢哋已經唔係我身邊。」

佢表情開始麻木，簡單嚟講佢變得無表情，但係就流住眼淚，其實明明在意，卻又扮冇嘢，我一眼就睇得出。

「點解你仲喺度嘅？」佢問

「咁我驚你出咗啲咩事呀嘛！」我笑住同佢講。

「你究竟有咩企圖，仲咩係咁跟住我呀！」佢嘖嘖地

「因為我接受咗你啊爸委託，比呢個麥記外賣你，呢個係我嘅職責。」我同佢講

「你嘅職責，咪玩啦！你只係一個外賣仔咋咯！」有種唔相信我嘅感覺，不過我明，如果我話麥記其實係用嚟驅鬼，佢哋都會當我痴線。

「咁信不信由你，我都唔可以令你絕對相信，不過你啊爸真係好錫你，只係你一直都唔知。」

「天嘅笑話，佢好？如果佢係錫我嘅話，咁點解仲要去賭錢，飲酒呀！」佢真係好怨恨佢啊爸。

「咁你始終都係佢親生，佢又點捨得唔要你呢！」我開始打算說服佢

「或者你哋係咁諗，但到咗呢一刻，我覺得自己仲未可以原諒佢。可能到咗有一日，我唔再記起呢啲傷心嘅回憶個時，我終有一日我會原諒佢。」佢開始漸漸會心微笑。

「睇嚟你已經諗通咗。」我接住答佢

「當我見到呢個豬柳蛋同芋頭派，我記返起開心嘅回憶，係細個嘅味道，我就唔嘖啦！」佢笑笑口，同時流下開心嘅眼淚。

呢件事對我嚟講，我都係第一次接觸家暴，估唔到呢件事係咁有戲劇性，喺呢個任務裏面，我完成咗啦，終於可以「close file」。



## File3-寧靜地死去

今日我本來以為好平常，都係咁，點知緒希聽完電話之後，有啲激動，成個人呆咗企係度。

「做咩呀！緒希，咁呆滯嘅！」我拍拍佢膊頭，我本來以為冇咩嘢，點知佢流咗滴眼淚，死啦！我整喊佢？！

「對唔住呀！咁大力拍你，真係sor呀！」其實我都係第一次整喊女仔，估唔到咁就比咗佢。

「啊銘點算呀！醫院打嚟，話我啊爸有生命危險。」佢好緊張，手腳顫緊，仲有啲擔心。

「冷靜啲先，我陪你去醫院，你啊爸唔會有事嘅。」我雙手捉住佢膊頭，希望佢會冷靜啲啦！佢冇講任何嘢，淨係眼神答我一個「好！」

諗返以前，佢係學校真係完全唔似一個咁嘅人，我識既佢，明明好堅強，我以前仲要話佢，你正一男人婆，佢仲會打返我轉頭，我真係唔知點解，而家嘅佢，點解變得咁脆弱，或者越堅強嘅人，越脆弱呢句，係真㗎。

於是我就陪咗佢去。

「放心！唔好諗咁多，向好個邊諗！」我同佢講。

「由細到大，我哋就相依為命，啊媽係生我出嚟嘅無幾耐，就死咗，之後睇住我長大嘅定係養我，都係佢，可以話佢係父兼母職，所以我同自己講，大個一定要好好報答佢，同埋要堅強咁生活落去，點知到咗呢一刻，我都係唔小心喊咗，我真係冇用。」佢越講就越喊得勁，我試下去安慰佢，但佢都係喊咁口，我無能為力。

醫生走出病房，搖一搖頭。

「醫生，我啊爸點呀！」緒希喊住咁問我

「你啊爸，未度過危險期，如果幸運嘅話，佢或者會冇事。要睇佢自己做化」醫生好冷淡咁話，其實我明，如果太感情用事，就會對每件事都好內疚。

佢即刻跑入病房，望住佢病重嘅爸爸，捉住佢隻手，然後祈禱。

平時都好少祈禱，因為佢信佛嘅。

不過今次竟然祈禱。

突然，病床隔離個櫃，上面個橙跌咗落嚟，啱啱搵落緒希到，明明冇風，點解會咁？

我心裏面充滿懷疑，我覺得一定係有鬼搞佢，唔通係世伯？於是我擺放大縮細鏡，簡單啲係驅魔器出嚟，照下佢。

然後我問「呢個係咪世伯呀？」有個老年男人喺緒希後面。

「啊.....爸？點解，你會喺度，明明你仲馴喺病床，點解你...」佢驚訝到呆咗，然後眼比頭先紅腫。

「呢個係靈魂，世伯個靈魂。」我好認真咁講。

「咁姐係過唔到今晚！」佢有啲唔開心。

「可能有方法比佢入番去呢？」我明明知道有可能，但係又比佢希望佢，其實我只係想佢唔好咁傷心。

但係算啦，其實我哋都打定輸數。

「乖女，佢係你男朋友？對你咁好，嫁得過！咁我老人家都放心走啦！人終雖一死，只係我比你早走，我哋遲啲再見啦！哥仔，我要走啦，好好睇住我個女，佢有時就係咁，口裡說不，心裡卻很誠實，所以要比到幸福佢呀，我行先一步啦！」世伯講，語帶安慰，然後跟住道光行，行行下就消失咗。

但問題係，世伯誤會咗我哋，佢以為我哋一齊咗，我細個佢，人又冇野叻，而且真心對佢冇好感，雖然佢軟弱個時，其實都幾可愛，不過如果係我，緒希係都唔會揀我。

「啊爸！唔好走啊！」佢爆喊

心電圖慢慢由正常數字變為0，然後護士醫生都走過嚟，經過醫生搶救，都係無能為力，最後我哋聽住醫生宣布死亡時間，「林建華，死亡時間凌晨1：48分，宣布死亡。」

佢仲喊得越勁，我安慰住佢。

然後喺病房外嘅椅上面，我哋坐低，你不久之後就喊到馴著咗，仲唉係我膊頭到，我冇叫醒佢，因為今日你傷心夠啦！好好馴一覺，將所有事情都忘記。堅強咁耐，係時候放鬆一下，我唔單單同佢講，

同埋我哋香港人都係，堅強咁耐，放鬆一下，好嗎？  
雖然醫院，寧靜得令人毛骨悚然，但係反而，令大家放鬆下來。

## File 4-人妖・鬼妖(上)

「餵！都咁夜囉，不如玩蝶仙？」一班去露營嘅大學year 1生去，其中一個男仔講。

「吓！唔好掛？！」有兩個女仔同時話。

「好呀！最中意咁刺激。」另一個男仔話。

「我哋咁啱四個人，就用呢個蘋果啦！」其中一個男仔話。

「好驚訝！」兩個女仔驚到攞埋一齊。

之後四個人一齊，掂住個蘋果，然後開始玩，突然蘋果向住其中一個人嘅方向停咗，然後個蘋果自我分隔，分開咗一嚟嚟，而嗰個人就食咗其中一嚟，之後就中毒致死。每個人都有食，所以最後四個人全都死咗。

麥記裏面好漆黑，四個員工準備收工，然後經理講咗呢個鬼故。

「嘩！咩鬼故嚟㗎！都唔驚嘅！」我哋麥記其中一個女店員萌月，嗰人通常叫佢神婆，因為佢玩塔羅牌好叻。

我笑一笑敷衍了事，因為我真係驚！

突然電話一響，我哋四個人互相望住大家停咗喺度。

「快搵人聽電話啦！」另外一個男員工，矜雄話。

「我去聽啦！」經理跑過去接電話。

萌月笑笑口然後講「午夜凶靈呀！呵呵！」

「喂！打嚟有咩幫到你？」經理問電話裏面嘅人。

「嗚~」有個疑似女仔出聲。

「喂？小姐？」經理又問。

「救命呀！」個女仔答。

「小姐，你係咪打錯呀？雖然你打錯電話，但我可以幫到你，小姐你係咪比惡靈纏身？」

經理又再問。

佢好慌張咁答，「係~呀！係一個好噁心嘅人妖。」

「人妖？真？你唔係玩電話呀嘛？」經理好懷疑。

「真㗎！啊~~~唔好搞我啊！」佢叫咗一下，然後又答返。

「喺邊度呀？」經理問。

「喺一間廢棄學校裏面，不過我都唔太知喺邊，我一醒就喺度。」呢句係嗰女仔最後一句說話，之後就收咗線。

「當事人話會喺香港其中一間廢棄學校，我哋分頭搵好冇？」經理好凝重咁問

「好！」我哋三人異口同聲回答。

「話時話，點解呢幾日唔見緒希？」經理問我

「佢呀爸走咗，所以請咗兩日假！你唔係經理咩？佢請假你應該知㗎！」我語帶疑問咁問佢。

「我忙呀嘛！未唔記得囉！仲唔快啲做嘢！」經理回答。

「有冇OT回水㗎？」另一個男仔嵐一話。

「咁！睇你表現啦！」經理話。

於是就係咁，我哋分頭行事去咗唔同嘅廢棄學校。

過咗咁耐，我已經去咗三間有多，都冇所講嘅女仔同人妖喺度。我抱住搵唔到嘅心態，繼續死死地氣咁搵，去到咗最後一間，我行行下，突然我嘅記憶，行動，心跳，成個人就好似被抹殺咁，我成個人向後跌低咗。

我進入咗美好嘅夢境裏，係聖誕節嘅一個夜晚，我係用第三人稱去睇住，緒希同自己。

比平時唔同嘅係，佢今日着得靚咗，白色嘅緊身冷衫配一條紅豆色長裙，仲着咗件卡奇色嘅外套。然後行過嚟，攞住我。當時我仲笑咗，見到自己同佢一齊，我真係好驚訝，當我諗住走過去問個明白，佢哋消失咗。

然後突然我去到教堂，我又見到自己，我企喺神父前面，然後新娘進場，我好期待，因為好想知道另一

半究竟係邊個。竟然又喺緒希，今次佢着住婚紗，估唔到我哋竟然結婚，點解到咗呢一刻，呢個夢仲係充滿住幸福既氣息，明明我知道自己配唔起佢，點解會結婚？

又再一次消失。

我去到一間好溫暖嘅屋，上面掛滿唔同嘅生活照，有我哋結婚嘅，有拍拖，有狗仔，咩話？狗仔！？突然傳出一句女人講嘅話，「BB，好乖好得意呀！」係緒希！

然後我又見到自己，做咩事，我見到自己同緒希喇埋一張床，中間仲有個BB，佢係我個仔？好得意，我想走過去摸佢嘅時候，全部美好嘅嘢都消失咗，一切完結，但係我醒唔到。

有一句話喺我耳邊傳出，「我所比你嘅一切，滿意嗎？唔好再作禍我嘅好事。」係一把男人聲，有一陣風喺我身邊飄過。

## File 4-人妖・鬼妖(下)

我睜大眼，眼前係一個恐怖嘅女人？男人？  
唔係係偽娘，簡單嚟講係一隻身穿紅色連身裙嘅大叔，睇嚟佢係惡靈。

我問佢，「你想我點啊！咁壓住我嘅地面。」

佢用佢低沉嘅男聲同我講，「你正正就係我杯茶。」我嗰刻真係毛管戙，好恐怖呀！頂！

突後我問佢，「你究竟想點？」

佢細細聲喺我耳邊同我講，「我想...食咗你！」

真係Dilm佢啊！Wtf！好X驚。唔好諗咁多快啲搵方法救人之後逃走。  
正喺我諗方法嘅時候，我記返起我嚟之前，經理比咗個對講機同埋啲聖水我，細細樽好似白花油樽咁，喺我褲袋度。我嘗試伸隻手落褲袋擺，但係手唔夠長，終於幾經辛苦擺到出嚟。  
但係佢已經幫我除緊褲鏈。

我就話，「靚女，喺呢到搞呀！唔驚比人見到咩？」心諗我個良心好痛呀！

佢就話，「唔驚，正常人都見唔到我，冇事嘅！」

我話，「不如去前面嗰間廢棄學校先啦！好冇？」

佢話，「好！你怕醜，呀姐讓你。」

我諗住等佢行過去嘅時候就灑落佢度。

點知比佢發現咗...

佢問我，「呢支咩呢㗎？」

我話，「冇，呢支潤滑油嚟姐！」真係赫到個心離一離。

佢笑一笑然後話，「一手準備啲！」

於是我扮嘢搽咗啲喺手，然後拍落去佢膊頭。

佢話，「你...你做咩呀！我個膊頭好痛！」

我話，「你個大叔仲話要食咗我，你食屎啦！講，嗰女仔喺邊度！？」

佢好嬲咁話，「大叔？你話咩話！」

我一度擺部手機出嚟Sd WhatsApp比我哋個員工群組，然後話，「你唔係大叔咩？」

佢話，「點解次次啲人都要話我係大叔，我只不過係想正正常常做個女仔，點解全世界就係要咁岐視我。」

佢講完呢句話，我突然諗到佢點解要捉咗個女仔。

但係我決定咗要明知故問下，我唔太肯定自己嘅推測。

我就問佢，「講呀！點解要捉個女仔。」

佢話，「我想真真正正做一個女人。」

我開始諗到佢嘅動機，我估計佢係諗住佔據個女仔嘅身體，繼續做人，係真正嘅女人先啱。

我之前都聽過，據說一隻鬼長期上一個人身，如果命格相同，隻鬼就會永遠佔據個個人嘅身體度，但反知真正屬於個個肉體嘅靈魂，就會永遠消失。

所以個女仔同呢隻咁嘅鬼，應該就係命格相同。

而隻鬼話想做一個真正嘅女人就係想暗示要佔據個女仔嘅身體。

不過我係唔會咁易比你完成呢個計劃嘅，因為我唔想一個無辜嘅人，消失喺你手上。

我就同佢講，「你係咪諗住佔有個女仔嘅身體啊！？你嘅詭計仲唔比我識穿。」

佢個樣好似有啲心虛，但又扮堅定咁講，「我...想試下做女人，唔係咁都唔得啊嘛！我借佢身體姐！」

我帶有疑惑咁問佢，「真係咁？咩你唔係諗住用佢個身份過第二人生咩？」

然後佢竟然口出狂言，「係又點呀！都唔關你事。」

我就話，「唔關我事？你備免太睇少我啦！你估我無辦法制服你咩！你思想實在太簡單啦！」我冷笑咗一下。

佢話，「咁你又覺得你一定制服到我咩？睇下邊個快啲先啦！」

然後就跑走咗，一直跑去廢棄學校度，我一直追一直追，終於到咗，但我望下周圍，都見唔到佢同個女仔。

突然有個女仔走出嚟，着住一件華麗嘅晚禮服，化咗一個好濃嘅妝，當我走過去，佢又唔知去咗邊。

我感覺到有一陣冷風係我背脊個邊吹出嚟，就好似雪櫃啲冷風咁。

我耳邊傳出一把少女嘅聲音，「你搵我呀？」

直覺話我知，冇啦！已經上咗身啦！挽回唔到啦！

不過我要堅持住。

我要佢夢幻滅。

我就話，「做咩呀？大叔小姐。」

果然我又挑戰佢底線，不過佢開始露出破綻。

少女話，「咩大叔呀！點解咁都要歧視我。」慢慢甜美嘅少女音變成邪惡的魔鬼聲。

好彩我帶咗啲繩嚟，我諗住攞嚟綁住佢。再唔驅魔，唔止個女仔，我都會死喺佢手上。

我輕佻咁講，「你有本事就嚟捉我！」

我走嚟走去，隨手攞咗張凳，放喺中間。

佢企咗喺中間，我將聖水灑向佢雙眼，正常佢應該咩都睇唔到。

然後將繩放喺地上，然後圍住佢走，再拉一拉，打個死結，將佢綁起喺將凳度。

攞住本聖經，打算開始驅魔，點知經理同其他同事都到咗！

經理話，「停手！等我嚟！」。

我問，「點解？」。

佢話，「我真實身份係神父，我識驅魔所以交比我啦！放心！」然後拍拍我膊頭！

我哋喺側邊幫佢，一個灑聖水，一個攞住個十字架，而經理就讀聖經。

喺過程中，因為今次嘅惡靈唔係太勁，入世未深，雖然中間我哋都要攞住佢先可以繼續到，但係最後都成功。

嗰個女仔喺最後嘅綠色嘢出嚟，之後好似失咗憶咁咩都唔記得晒！

到最後，佢差啲就想報警，佢以為我哋綁架佢，好彩最後都解決咗。

我諗呢行已經係我嘅宿命，the Exorcism must go on.

## File 5-收音機聽眾(1)

「今日又嚟到12:00鐘，我哋繼續聽下一位聽眾嘅電話。」電台DJ小M說到。  
呢個係一個深夜點歌傾偈嘅節目。

「我好唔開心！」一位聽眾話。

「做咩唔開心呀？」小M問

「我男朋友話要同我分手！由嗰日開始，佢就好似切底變咗第個人咁！」個聽眾喊住咁講。  
順帶一提，小M其實係萌月，佢除咗係麥記到做part-time，佢夜晚仲有另一個身份，就係戀愛急救室嘅DJ，專係安慰一啲失戀嘅聽眾。

「嗰日？可唔可以分享下個故事？」小M又問，佢覺得佢男友係比鬼上身。

「嗰日我哋食完飯，未返屋企囉！佢突然話要去seven仔到買嘢，咁我自己未返去先囉！點知一返到  
嚟，佢就好似變咗第二個人咁，好暴躁，有時仲打我，有一日我放工返屋企仲見到佢同第個女人一齊，  
於是佢就同我提出分手，仲即刻叫我唔好留喺屋企度。」佢好傷心咁話。

「都唔怪得你咁傷心，咁就放低佢啦！搵過一個更好嘅人，雖然我知放低係好難，但放手啦！」小M  
話。我只可以咁講，其實我知道你男朋友嘅肉體已經比鬼魂佔據咗！

「接落嚟播首歌送比呢位聽眾《終於好天氣》希望你過咗呢次低潮之後，終於好天氣！」

---

音樂播出...

Don't be ahead~

絕處到底可反彈高飛~

沒有永久的劫難期~

泥中翻身勇敢地撐起~

---

可惜，可惜！

萌月打開塔羅牌，唉咗一聲然後細細聲咁講，

「連神都唔容許佢哋一齊，好一對苦命情侶！」

(以萌月作為自白)

「喂！我琴日夜晚喺電台度，聽到呢個故事，經理我哋要唔要幫佢？我收工嗰時間咗人擺佢電話。」  
萌月話。

「唔~都可以，不過我哋萌月做咩突然咁樂於助人！」經理笑一笑之後話。

「因為佢嘅故事，同我以前好似，所以我想幫佢哋。」萌月好正經咁望住經理講。

「哦！咁你就去囉！」經理話。

終是萌月就去搵返嗰個聽眾。

由於唔想咁多人知道麥記其實係驅鬼，所以佢會扮想用佢哋故事嚟拍劇嘅導演。

佢打算WhatsApp一下佢。

「請問你係咪琴日戀愛急救室嘅嗰位打電話嚟嘅聽眾？」萌月以導演嘅身份問佢。

「係呀！有咩事呀！？」嗰位小姐問。

「我想用你同你前男友嘅故事做一個微電影。你介唔介意？」我問。

「點解要喺呢個時間同我提返起佢嘅事？」佢問。

咁我都照直講啦！

「其實我想幫你！因為你男朋友其實有啲事！」我話。

「咁咩事？你係咪假嘍，你r撈啊？」佢話。

「唔係，我係真嘍，介唔介意出嚟見下？我真係可以幫到你男友。」我話。

「好呀！一試無妨，我只係想佢返嚟我身邊！」佢話。

「咁deal嫁啦！」我話



其實話大家知，我表面好似玩玩下，好似成日都好開心咁，但其實我都會唔開心，只係一直唔講，呢次之所以咁想幫佢，係因為我以前都試過，不過就唔係男友，係我啊爸，佢都係比鬼上身，本來我都唔知，因為我估佢係壓力太大姐！點知有一日我返屋企見到佢自己喺度自殘，仲要望住啲血喺度笑！我細個嘅經歷，就令到我要立智成為一個神學家！

因為我唔想呢種事再發生喺任何一個人身上。

所以今次我一定要幫呢個女仔既男友。

## File5-收音機聽眾(2)

「hi!你好呀！我叫萌月，我係一個驅魔師。」我話。

「你...你係驅魔師？」個女仔問。

「係呀！」我話。

「小姐，驅魔同我條仔有咩關係呀？」個女仔有小小嬬咁問。

「其實係咁，我懷疑你條仔，比鬼上身。」我話。

「邊有可能，我信你至奇，你唔係驅魔師，你係祈福黨咋掛！小姐唔好再扮嘢啦！我係唔會上當嫁。」講完，佢就擺起手袋，打算離開coffee shop。

「咁好，如果你話我係祈福黨，咁點解我唔搵其他人要搵你？你唔係好想知道點解你男友性情大變嘍咩？而家唔想知啦。」我講完，企喺身之後，捉住佢隻手。

「我唔係唔想知，只係唔想去面對。」佢企喺喺度，哽咽咁講。

「你唔救佢，佢就會喺呢個世界永遠消失，你甘心？」我話。

「唔甘心，好唔甘心，我哋一齊咗十年啦！我呢一生嘅青春都比晒佢，佢之前仲約定咗要喺我手上戴戒指，而家我咩都冇啦！無學業，無屋企人，無最愛我嘅人，我生存仲有咩意思？」佢喊住同我講。

「我相信佢仲好中意你㗎！只係佢而家比惡靈上身，變得失去理智。比我幫佢驅魔好冇？」

我捉住佢雙手，然後望住佢講。

只係一邊流淚，然後講，「要救佢呀！」

我見到佢，仿佛就好似見到以前嘅自己，以前嘅我，都有好似呢個女仔咁，見到一個好似我咁嘅驅魔師，佢就係宜家嘅經理，但係有一點唔同嘅就係，我以前遲咗遇到經理，我呀爸已經比惡靈害死咗。當時我同經理追上去屋企搵我啊爸，但一切都太遲，我啊爸已經切腹自殺，事後經理話，嗰隻鬼係日本嘅士兵。

我之所以有今日嘅成就，真係要多謝經理，自從嗰日，經理就收養咗我，每日都教我驅魔嘅知識，然後到咗宜家我已經成為咗一個專業嘅驅魔師，仲可以幫一個同我一樣糟遇嘅人，可以話完咗我嘅遺願。

「放心交比我！唔好喊啦，會好㗎！」我話。

「真係？」佢有啲懷疑咁問。

「真係，終於會有好天氣㗎！」我講完之後，拍拍佢膊頭。

「你知唔知佢住邊？」我又問佢。

「佢住...香港區啲工廠裏面，因為佢係玩音樂㗎。」佢話。

「咁搵日帶我上去見佢！」我話。

「好，你一定要救佢呀！」佢話。

(香港區某工廠大廈)

一個搽咗紅唇，深紫色短髮，着住一條黑色連身短裙，然後同個男仔座喺梳化度。

「啊晦！點解你會返嚟？」一個女人話。

「我愛你愛到犯規上人身，只求見美人一笑呀！我嘅愛人。」有個男仔話，冇錯!呢個係比人上身嗰個男仔，姐係個女仔嘅男朋友。

「咁㗎！可惜嘅係你個樣，你把聲同唔同。」個女人話。

「咁我個心喺未得囉！」個男仔話。

「好掛住你啲cocktail呀！」個女人話。

「係咩？記唔記得以前我哋點識？」男仔問。

「我哋喺酒吧到識，我仲記得嗰時你請我飲咗杯bloody mary。」個女人話，然後兩個人依靠住大家。

門鐘響起，然後個女人問，「邊個呀？」

個男仔去咗開門。

係萌月同個女仔，個女仔喊到眼腫腫。

「八婆，我都話我哋分手，你仲嚟做咩呀！我哋冇關係㗎啦，the end呀！明唔明呀！」個男仔話，個女人行出嚟，攞住個男仔，然後話，「佢哋係咩人呀！啊嗨，係咪之前條友啲fd呀？」

「冇，係以前嗰個條女！」個男仔話。

「你仲咁多嘢講，今日我嚟，係嚟收咗你㗎，惡靈。」萌月話。

「冇咁容易，睇下點！」個男仔串串地咁講。

惡靈，你太單純啦！我假假地都係經理教出嚟，會有咁易。你要玩冇問題，我奉陪到底！

## File 5-收音機聽眾(3)

「你走啦！我已經唔係你男朋友林天峯。」個男仔話。  
個女仔捉住個男仔隻手，然後話，「我唔會信，即使你而家唔要我，唔代表你個心冇我。」  
我好想出手，但要等惡靈軟弱嘅時候先。

(數小時前)

「首先要令到惡靈軟弱嘅時候先驅魔，所以你可唔可以幫我喚醒佢嘅靈魂呀？」我問佢。  
「可以幫到手我一定幫，但係究竟我要點喚醒佢？」佢問。  
「同佢講多啲你哋嘅回憶。」我話。  
「好。」佢話  
「你講到中途佢應該會好頭痛，嗰時我就乘勝追擊，走去用銅錢驅走佢。所以一陣聽我指示，ok?」  
我話。  
「ok!」佢話，但個人已經顫顫地。  
我拍一拍佢膊頭，然後講，「唔駛顫，我會保護你。」

(回到現在)

個女仔有啲凝重咁話，「好，林天峯你話你已經唔記得我哋嘅故事，我且家就一一話曬比你知。」  
隻惡靈好串咁話，「你中意未講囉！反正我根本就唔係林天峯，我係喺酒吧同我愛人一齊嘅馬晦。」  
個女仔更加堅定咁講，「我足足對咗你五年，我而家都30歲啦！每次你落銅鑼灣busking嘅時候我都係你第一個聽眾，你而家同我講咩都唔記得？但天峯，我仲記得，所有嘅事，我哋嘅回憶。我記得我哋相遇嘅時候，我嗰日放工，行過time square嘅時候，見到你唱緊歌，我企係中間，我哋對望住大家，我仲記得你嗰日唱緊陳奕迅嘅沙龍，就由嗰日，我每日都落去睇你唱歌，你每次同我出街，甚至之後我哋同居，你話要捉緊溫度，所以每日我哋至少都會影一張相，你唔信可以擺出嚟睇下。」  
佢講完之後，哼咗一首歌。  
「當潮流愛新鮮，當旁人再標籤~

幸得伴着你我，是窩心的自然~

當閒言再尖酸，給他妒忌多點~

因世上的至愛，是不計較條件~

誰又可清楚看見~

你記唔記得呢首歌，係我哋第一日拍拖嘅時候，你唱比我聽㗎！天峯，醒下啦！當我求下你！」

「啊~~~」惡靈叫咗一下，然後嚟住個頭，我諗天峯開始出返嚟。

所以我要開始驅走佢，終於到咗我嘅戲份。

「惡靈退散，斗擔犯錯」，我擺把銅錢做嘅刀出嚟，降住佢膊頭度。

喺個刻，佢個膊頭好似比鐵板煎過咁，出咗煙。

我本來以為，今次實驅走到佢，點知佢推開我，銅錢散落一地。

然後我即刻拾返銅錢，灑向佢，之後再將道符貼上佢額頭度，再潑啲符水，問你死未。

「點解要咁對阿晦呀？我哋又冇得罪你哋。」

個女人問。

「呀~~~」天峯成個人好似控制唔到自己咁嗰。

「咁你係咪想佢成世比魔鬼支配？」我好激動咁話。

「做人就係咁，呢個就係人性，人性就係咁自私。」個女仔話。

然後天峯突然嘔啲嘢出嚟，係綠色的嘔吐物，我哋即刻走過去扶住佢，因為驚佢會暈低，因為啱啱驅完鬼嘅啲客人，通常都好虛弱，不過點都好，我成功驅到鬼，其實講真今次係第一次。

對我嚟講呢次，係最有意義嘅驅魔。

## File 6-一樓一小姐(上)

「唔該！我想要個開心樂園餐，配魚柳包飲熱朱古力。送去深水埗鴨寮街康華樓一樓。」有個女人，帶啲大陸口音。

「好！」我好似平時咁答，一切如常，我如常咁工作，如常返工，如常去驅下鬼，唯一唔同，今日緒希返咗嚟，仲由長髮剪咗做短髮，可以話成個人唔同晒。

不過我嗰時趕住出去送外賣，冇理到佢。

其實我都知頭先個女人做邊行，因為鴨寮街通常上樓嘅，唔係扮按摩，就係一樓一。

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真係一樓一，我呢生人都係第一次去呢啲地方，果然好多紅燈，我好驚，因為唔知揸唔揸鐘好，可能係本身內向，唔似啲街邊阿伯阿叔咁，咁勇喺尖沙咀同大媽調情，不過例牌都係要揸下。

「你嘅麥麥送到咗！」我大聲嗌。

「唔該你啊哥仔！你哋呢間麥記，係咪驅鬼㗎？」個後生嘅女仔講，似係三十出頭，紫色漸變長髮，着住件紅色性感內衣，不過係裙個隻，好彩係裙，如果唔係我就流咗鼻血十世啦！

不過正常人又或者街坊係唔會知我哋呢個部門㗎嘞，點解佢會知呢，通常我哋都淨係有暗網，佢係hacker㗎？不過點睇都似係一個冇學識嘅女仔。

「點解你知？」我問佢

「我其實只係講下笑，因為我落咗個仔。」佢話。

「呢件事，唔講得笑，你喎！我哋真係。」我認真咁話。

好正常姐，不過佢真係恨，竟然可以咁樣放棄一個新生命。

「入嚟坐下，我再同你詳細講。」個女仔好正常咁講。

「有咩好講，你份人咁恨心落咗個仔。」我話。

「我有苦衷㗎！」佢講嘅時候，眼泛淚光。

「苦衷？你嘅苦衷我估都離唔開係，個仔拖累你。你哋係咁嫁啦！」我話。

「當求下你，幫下我好冇？」講完之後，佢跪低咗求我。

呢一刻，我突然覺得自己好衰，用有色眼鏡睇佢，我對自己嗰刻嘅偏見好後悔。

「對唔住！頭先咁對你，怪我太偏見，不過我會幫你。」我唔感直視佢，因為佢太好身材，太靚女，係一個女神，論大陸女人，佢好好多。

我扶返佢起身，不過都係唔敢望佢一眼。

我一入到去，擺出我本記事簿，記低所有事嘅經過。

「可唔可以講成件事嘅經過比我聽？」我問。

「好，我由一次邂逅講起。」佢話

於是呢個故事就開始。

### (女仔憶述着邂逅的經過)

嗰時我仲未入呢行，我嗰時啱啱落嚟。

人生路不熟咩都唔識，而又見到呢份工寫住，唔使學歷又有高收入，我就係咁入行。

過咗一排，我第一次見佢，嗰時得佢最特別，佢每次嚟並唔係上床，宜係要我同佢傾心事。

我有一次見佢嘅時候，佢同我講好唔開心，佢話佢暗戀咗一個人，但係個人太完美，搞到佢好自卑覺得配唔起佢。

於是未同佢講囉，「有啲時候，唔使理配唔配得起，兩個人相愛係唔雖要理會任何因素，只要係愛，冇人係唔應該愛。」其實我都唔清楚，只係我覺得。

然後佢就話，「如果我話，其實我講嘅嗰個人係你呢？」

然後我話，「你...你講笑咋，我唔係一個完美嘅人，你見我冇任何嘅才華，而且又做啲咁嘅行業，我只係得外表。」

佢就話，「對我嚟講，你永遠係最好。」

其實當時我好感動，見個咁多個男人，每個都唔係真心，只係中意我嘅肉體，得佢係真心對我。自從我哋嗰日上咗床，我就有咗，而佢就冇再嚟見我，佢好似消失咗咁。我搵極都搵唔到佢，有一日，我見到佢，同等二個女人一齊，本來諗住等佢，嗰刻我係時候醒，最後終於死心，為咗份工，我決定落咗佢。

由落個一刻，我見到個試管，然後我好後悔，到咗宜家我依然好後悔。

## File6-一樓一小姐(下)

我係一個幫人驅鬼嘅麥麥送外賣仔(18)

「唔好意思，講咗咁耐都未入正題。」個女仔話。

「唔緊要啫，你繼續啊！」我咁同佢講。

「咁我繼續㗎喇！其實我想搵返佢個靈魂返嚟，我想補償佢。」個女仔話。

「我諗你要去返診所到入手，你介唔介意帶我去？」我問。

「好，對我嚟講呢件事，喺我心裡面永遠係條刺，係記憶碎片。」佢講到呢度，有啲唔開心。

我呢一刻，對一樓一又或者係舞女改觀，估唔到佢哋除咗為錢，仲有一個咁感性嘅一面。不過單親媽媽係好辛苦嘅，唔怪得佢，咪話佢辛苦，普通啊媽一個都已經好辛苦，仲話要獨力湊大一個仔，我突然覺得幫佢並唔係一件壞事。

「咁我約你聽日o唔ok？」我問。

「可以！反正我遲啲都諗住收山唔撈。」佢好有決心咁話。

「啱啊！做啲其他嘢，又或者做一啲你一直想做嘅嘢。」我話。

「其實我一直都好想開一間屬於自己嘅coffee shop！」佢話。

「你仲咁後生，想做就去做啦！」我話。

於是就係咁，我哋一齊傾咗好耐。  
過咗24小時之後，我哋又再見。  
我哋約咗喺深水埗嘅地鐵站。

「喂！」我叫咗佢一聲，唔記得同你哋講，其實佢叫啊采。

「你好呀！啊銘！」佢話。

「你帶我去？」我問佢。

「係啊！行呢度啊！」佢指住嗰度，然後講。

我哋一齊行，行過買電器嘅街，又行過一條街，然後終於到咗。

「喺呢度？」我問。

「係啊！」佢話。

係一間上樓嘅婦科診所。

一上樓，我開始覺得唔舒服，有啲頭痛。



我即刻擺起我個放大鏡照下，然後我好驚訝。  
居然有好多隻小朋友嘅鬼。  
佢哋望住我哋，一啲喺度同我哋揮手，一啲就係度笑。

— 其中一位，佢冇笑，都冇喊，比我嘅感覺係，佢個樣好無助，面部亦無表情，淨係望住啊采，然後坐喺度。

我推測，佢就係啊采個仔。

因為佢喺咁望住啊采。

然後我擺出頭先嚟七仔買嘅珍寶珠，我諗住引佢出嚟，點知佢冇出嚟，反而仲引咗其他鬼仔出嚟。

— 死得！唔記得咗，糖喺會引鬼仔。

於是，我即刻將佢食咗落肚。

「你做咩啊？」啊采望住我，然後好驚訝咁問。

— 「冇...冇我突然想食糖姐。」我傻笑住咁講。

— 「等我仲以為你有咩事。」佢話。

— 「我假假地都係個見習驅魔師，冇事既。我辦事，你放心。」我話。

— 其實我自己明明都冇信心可以驅到咁多隻鬼，何況我宜家唔舒服。  
不過宜家呢個時世，咩都試下啦。

— 「惡靈退散！仲唔速速現身。」我話。

— 「你見到？」我問。

— 「係，有好多，不過有一個我懷疑係你個仔。」我話。

— 佢周圍望，一直講，「啊仔，出嚟見下媽媽。」

— 佢一邊喊，一邊講。

— 我指住前方嘅角落。然後話，「你個仔喺呢度！」

— 「我個仔。」佢嘗試伸手摸下個仔，但係點都摸唔到，又睇唔到。

— 於是佢就踏喺度喊，然後話，「點解明明佢之前喺我個肚到，我就唔真惜，明明佢係我個仔，我仲搞到佢咁，點解連比我講一次對唔住嘅機會都冇，如果要我抱住呢一個遺憾生活到下半世，我不如死咗佢好過。」

— 我見佢喊到咁，而又見到佢個仔企喺佢隔離，拍下佢膊頭，講咗一句話。  
但係我聽唔到，淨係見到佢個口形。

— 好似話，唔緊要？定係你要堅強咁生活落去？又好似係話媽媽嗶？  
錯啦！係三句集埋一齊。  
好啦，一於話比佢知。

「你個仔話，唔緊要，你要堅強咁生活落去，媽媽！同埋佢而家搭住你膊頭。」

突然佢停咗唔喊，望住我，佢隻眼腫晒，然後望向佢右手邊，摸下自己個膊頭。

「係佢隻手，我摸到佢隻手。」啊采話。

「我見到，不過佢好似就嚟要走。」我話。

「就嚟走？唔好走啊！」佢又話。

突然，我哋身處嘅後樓梯，好光好光咁樣，然後有個男子喺啊采對面出現。

「小朋友，你係？」啊采問。

「媽媽，唔好喊啦！我冇嬲你。你記住要繼續努力生存落去。」個男子講。

講完之後，佢就慢慢咁消失。

我諗佢真正唔再喺呢個世界徘徊，佢真正得到重生。

我諗啊采都係。

「我知道啦！」啊采笑住喊，然後話。

希望以後啊采可以好好生活。

—

## File7\_角易親人離去之迷(1)

「你咪係我中學同學角易！」我話。

「你係銘分？唔似你喎！」一位文靜，容貌普通，感覺好似十日冇見，好宅嘅一個女仔話。

我同角易都係中學識嘅朋友，由form1開始我玩到宜家，我哋自從畢業之後，就冇見過。估唔到，宜家我地竟然見返。

「喂！咁耐冇見，呢排做咩呀？畢業到宜家都人間蒸發，仲咩唔出嚟見下？」我話。

「我屋企人，過咗身。」佢帶有少少遺憾咁話。

「節哀順變啦！大家係朋友，有咩要幫手，我哋實幫㗎，老友嚟㗎嗎！」我拍拍佢膊頭，然後講。

「你最近唔係搞緊嗰個乜嘢驅魔咩？」佢問我。

「哦！有呀有呀，無聊姐！你呢？呢排有咩」我話

「我？(佢指一指自己，然後笑一笑)冇啊，未就係part-time作下嘢咁囉！」佢話。

「哦，原來係咁！」我話。

「其實我今日嚟係有原因㗎！你未搞緊驅魔嘅？可唔可幫我查下啲嘢？」佢問。

「查嘢？查咩嘢呀？」我話。

「查我啊公究竟係咪已經上咗天堂。」佢飲一飲佢手上嗰杯long black，然後好正經咁講。

「見你一場朋友，比面幫下你囉。」我話。

「其實講真，我懷疑我啊公嘅死，係同瑪麗醫院當年3c病房病人連續死有關。」佢託住個頭咁講。

呢個陳角易，由中一到中六都係咁，越見熟人就咁kai，佢份人好慢熟，有時仲好感性，呢六年嚟，我同我另外班friend，都有keep住聯絡，唯獨係佢，咁神秘。

我好深刻，升中四嗰年，佢成個人都變咗好多，不論係唔再追動漫，轉咗睇書，唔再係長頭髮，變咗短髮，變得唔再天真，反而更加現實，呢啲變化好大。

「我之前都聽過呢單嘢。」我話。

經理走咗過嚟，然後話，「銘仔，你女朋友呀？」

「唔係呀經理，佢係我中學同學，佢搵我查嘢咋。」我有啲難為情咁話，然後只好喺角易面前傻笑。

「我唔咗你同女性朋友傾偈啦！」經理笑住咁話。

「邊度係喎。我哋入返正題啦！」我話

「你腦細咁搞笑嘅。」佢笑住咁話。

我突然諗一諗，做咗一個好正經嘅樣，然後話，「話說我之前都聽聞過呢件事。」

「呢件事？醫院嘅事？」佢有啲疑惑咁話。

「係，之前聽經理講過。」我話。

「哦，咁你會幫我？」佢望住我，然後話。

「係呀！老友嚟㗎嘛。」我話。

突然講到呢度，我諗起好耐之前，正話佢早退嘅後日，當我哋大家都問佢有冇事嗰陣，佢冇出聲，只係對咗我哋笑咗一笑，當時笑嘅時候，眼仲係又紅又腫，但就喺度扮冇事，其實當時我哋都會扮冇事。

佢呢個人，就係咁中意扮堅強。

「咁，要查呢件事，首先不如你話我知成件事嘅發展經過係點？」我話。

「其實一開始，我都唔太清楚，因為嗰時我form6，我啊媽唔想我為咗呢件事而讀書分心，始終我要考dse。」佢一度講，就越來越投入。

(回想到兩年前)

兩年前我啱啱畢業，仲考緊dse嗰陣，佢嘅病情，就越嚟越嚴重。

我好記得，有一日我如常咁放學，一返到屋企，我啊媽就話佢要帶啊公入醫院，跟住啊公就再冇出返嚟。

本來我都以為佢嘅病，只係普通嘅傷風感冒，好快就好返。

我從來冇諗過原來係咁大件事，冇諗過佢係肺癌，因為我識啊公以嚟，至到我懂時，佢都唔吸煙，唔飲酒，成件事，好奇怪。

「咁，之後呢？係咪有人想害佢？」我問，同時我覺得呢件事，係有內情。

究竟發生咗啲咩事？

## File7\_角易親人離去之迷(2)

「咁？之後中間發生咗啲咩事？」我問。

「中間都好轉折，你記唔記得有一日個校工搵我，叫我即刻走？」佢諗咗一陣，然後笑一笑咁話。

「我緊係記得，嗰時早退好難嫁，所以我哋都特別羨慕嗰事嘅你。」我當然奉陪佢，笑一笑，又話。

「但係，我唔享受呀！」佢講嘢開始低沉，把聲開始沙沙地。

就係咁我哋靜咗好耐，其實好唔好意思，因為我好似又變咗話題終結者。

突然佢出咗聲，「其實，嗰日我啊公差啲就死。」

「er....唔好意思呀突然提起你的傷心事。」我好唔好意思咁話。

「唔緊要，何況你本來都唔知情，我唔可以怪你嘅。」佢話。

「咁....仲查唔查落去？」我問佢。

「查，開始咗就要繼續！」佢話。

「其實，嗰日我即刻趕過去，當全家都喺度，大家都覺得佢唔得，點啖都唔醒，拍佢都唔醒，我喺人群裏面見到佢，我即刻跑到病床前面，我捉住佢隻手，手係凍到好似冰咁，當時大家都打定輸數，佢過唔到今日。」佢講講下，忽然鼻酸一酸。

深呼吸之後，又繼續。

我見佢咁傷心就問，「駛唔駛抖下先啊？」

「唔....駛....我....可..以講..落....去。」佢不停咁打思憶，但又堅持要講。

「之.....後，突..然之..間，我啊公，醒...返！」佢話。

「吓？神跡啊！」我好驚訝咁話。

「唔..知呢，不過佢入院之前，醫院就要我哋簽，唔急救嘅同意書，所以.....」佢講到一半。

我就好沖動咁話，「吓？咩醫院咁嫁，人都唔救，咩醫院嚟嫁。」

「係，某香港區嘅瑪X醫院。」佢話。

「唉！你啊公真係比班醫生玩死。」我好唏噓咁話。

「冇計啦！世界太荒謬。」佢話。

—

「所以，嗰刻我啊公，應該係復活。」佢又話。

「復活？呢個世界唔係打機，冇回血，冇治癒嘅法術，呢個係現實世界。」我好驚訝咁話。

「不過醒返之後，個人就迷迷糊糊，有時仲會用隻手指指向天花板，好似同緊人講嘢咁。」我話。

我嘅直覺覺得醫院有鬼。

「其實我之前都查過類此經歷，我估係鬼。」我扮曬專業咁話。

「鬼？」佢帶疑問嘅表情問。

「我想知，之後同佢同病房嘅病人有冇事？」我話。

「冇，一個一個死。」佢靜靜地話我知。

「咁可能，並唔係有鬼搞事，而係鬼差辦工。」我話。

「我唔明啊！咩鬼差？咩辦工呀？」佢帶有疑問，同時皺一皺眉頭，頓起一個黑人問號樣話。

「你未聽過咩呢幾個字眼咩？啫係帶一啲時晨到嘅人，將佢哋嘅亡魂帶去天國或者地獄嘅人，係西式嘅牛頭馬面，不過佢哋着西裝，而且靚仔好多。」我扮晒專業人士咁講解比佢聽，而佢亦好尊心咁聽我講呢種唔知係咩世界嘅其中一樣職業。

「喔！原來係啲咁嘅嘢，不過諗返轉頭，我啊公好似真係遇過。」佢靈機一觸，然後話。

「遇過，真嘅？正常人遇到嘅機率好微嫁啫，你啊公有陰陽眼？」我問。

「冇，不過佢病嘅時候，洗咗禮信教。」佢摸一摸佢頸練上面嘅十字架話。

唔通，呢個就係，『神嘅旨意』。